



揮別雪山

陽光提供

六月四日

在拉薩玩，八廓街是一定要去的。走近不一樣的人群會使你的旅遊更加精彩。

大昭寺的外圍是一條著名的轉經道，藏族人把它稱作「聖路」，其實這就是大名鼎鼎的八廓街了。

今這條轉經道的兩側店舖林立，人流如織，轉經者和遊客和逛街的人混在一起像潮水般向前湧動。這股潮湧是有方向的，一定是順時針而動，而我們不懂規矩，逆時針進入轉經道，開始還很納悶，怎麼所有人都是面朝我們走來，等明白過來，不由得慶幸，正因為如此才使我們的鏡頭得以在如潮的人群中輕易捕捉到形形色色轉經者的畫面，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服飾不同舉止不同神情，非常精彩。最讓我滿意的一張照片，是一個衣衫襤褸的年輕人，身邊全套即長頭的裝備，正盤腿坐在人群中間，笑瞇瞇地用手機接聽電話，我猜想來電話的一定是他的女朋友，一位可人的藏族姑娘吧。

古老的石板路上，行者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我們這些藏區以外來的遊客，也有穿着民族服裝的當地藏胞，還有身披袈裟手握佛珠的僧侶；男人大多頭戴禮帽，也有頭上盤着辮子紮着鮮紅的英雄結，而女人似乎更喜歡戴花線綠的各式帽子以及時尚的花口罩；行人中最多的還是轉經的信徒，他們大多步履匆匆，神情莊重，手上或撥着佛珠，或搖着經輪，邊走邊不停地念誦經文。

逛八廓街還有一個重要節目就是看「黃房子」。在做遊藏功課過程中，老Y迷上了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知道和不知道倉央嘉措故事的人都會慕名去那裡。「黃房子」大名「瑪吉阿米」，就在八廓街的東南角，是一座二層樓外加露台的酒館，外牆是一片鮮艷的黃色，很好識別。全西藏的酒吧數它名氣最大生意最好。旅遊旺季時你根本找不到座位。酒吧裡的布置很有藏族特色，最出名的是架子上堆放的留聲機，天南地北的客人為西藏為倉央嘉措為酒吧也為自己信手塗鴉，與「黃房子」結下不解之緣。我靠窗而坐，喝着香濃的酥油茶，悠閒地打量着窗外形形色色的路人。果然如某攻略所言：從瑪吉阿米酒吧的樓上看八廓街，一邊都是人臉，另一邊都是後腦勺。所有的人都在順時針走，酒吧站在街角，向北看皆是迎面而來，向西看則是拐彎後繼續向前的背影。原來如此，若非親身經歷，此話還真有些費解。酒吧的對面有一座高高的煨桑台，始終燃着噼啪作響的柏枝，煙霧淡淡的飄在古街的上空，空氣中瀰漫着柔和的桑煙味，為熱鬧的八廓街平添了幾分神秘。八廓街的周邊商業氣息濃厚，商品也很有特色。有賣唐卡的，賣叫「擦擦」的泥塑小佛像的，賣天眼、綠松石、海洋生物化石的；服飾店有些專賣尼泊爾、印度貨，價錢不算貴，異國風情的衣服裙子布包披肩首飾……琳琅滿目，叫人愛不釋手；工藝品種類很多，藏刀、面具、牛頭標本、犛牛角梳子、犛牛骨項鍊……看得我眼花繚亂的；真正宗藏香、藏藥的角子也不在少數。

在拉薩的日子，我們還特地尋訪了兩家書店——古修哪書坊，同樣是分店，感覺八廓街上的那家不如措美林的那家好。「措美林」，藏語中意為「溫馨的小巷子」，古修哪書坊一分店就隱藏在其中，小小的，極不起眼，稍不留意便會擦肩而過。裡面暗暗的亮着昏黃的光，書架並不多，卻有多種語言的關於西藏的書。「古修哪」是藏語「請到裡面坐」的意思，有人解釋為「古代的修行者你在哪裡」，書坊中的確擺了幾張木桌子供人坐着閱讀；迎門而設的服務台又兼有吧台的功能賣着啤酒放着音樂；屋子裡低迴響着一首藏族女聲的歌，不似平日常聽到的那種高亢之音，是用藏文唱的，聲音不疾不徐，像在誦經，像在低語，繞繞耳邊，直入心扉。我問那藏族姑娘，這是張什麼唱片？誰唱的？哪兒能買到？她說這是店裡自己錄的，外面買不到，歌手叫德久旺姆。我實在是喜歡，便央求她複製一盤給我，姑娘滿足了我的願望。

我珍藏起這張沒有名稱沒有包裝的碟碟，明天將帶着它踏上歸途。德久旺姆，德久旺姆，你猶如來自上界的禪籟，和我此番天路之行，會讓我銘記一輩子。

（走西藏）之七，全文完）

神遊八廓街

陽光

好男人有點貧

李小芬

周末要加班，但看着凌亂的家，忍不住當勤勞的蜜蜂。可表現着表現着，怒火漸升：「你們兩個窩囊傢伙，一輩子都改不了嗎？趕緊給我起來！看看你們這邊的傑作。」聽見我大吼，丈夫下床了，但人家一屁股坐在電腦前，開機偷菜。我更加惱怒，自兩個月前他開始玩偷菜遊戲，我家的電腦就超負荷運轉。最早上不亮要工作，半夜天黑也要工作。這些天，我常常做夢交電費，一交就是幾千多。

我生氣地衝到電腦前，沒等訓斥，丈夫立刻笑了：「你不用管了，趕緊上班去吧。我負責洗碗、拖地。」伸手不打笑臉人。我只好轉而對女兒。十六歲的女孩子，除了關心自己的頭髮和服飾，這個家有多凌亂都和沒關係。「一分鐘立刻起床！收拾房間。」我大聲給女兒下命令。但她睜開眼，根本沒立刻執行。我更加上火：「你是不是覺得找個後娘會對你好點？趕緊去找呀。我正好不想伺候了。」又怎麼了？大清早發脾氣。女兒嘟囔着：「我媽說：『找後娘她能說了算？由我做主才行。』」那你不趕緊找吧，我更不想當你的保姆。我嘴不饒人，內心的火卻少了很多。「那不行，你不同候我到哪找你這樣又能寫作又能幹活的婆婆呢？」他還是嘻嘻哈哈一副嘴臉。「別惹我。更年期到了。」我白了他一眼，又去忙碌了。但女兒還是不緊不慢，對我剛才的指令置若罔聞。我的怒火實在壓不下去，又開始對她大聲嘍叨：「有你有這樣的孩子嗎？懶惰不說，學習還不行。你有啥資格享受？」女兒沒吭聲，丈夫又發了言：「我至少還有一個優點。學習好。」我嘆喟一聲笑出來：「你別管嘴行不行？丈夫也笑了，起身推我進臥室，將工裝遞過來：「趕緊上班去吧。一大早像個個癩婆子似的，損壞自己的形象。也就我能容忍你的壞脾氣。孩子會煩的。」我生氣地瞪他一眼，火卻全消了。我明明知道發脾氣有損健康，有時卻控制不住。幸好，有他的豁達、開明、風趣幽默陪着我，將我的不健康因子消滅在萌芽狀態中。

小康國家窮總統

馬佳



七月初，筆者在上海世博會參觀了烏拉圭館，印象頗深。該館猶如一個圍繞在迷人幻象中的城市廣場，給人以和諧都市與自然美景的雙重享受。他們通過特色藝術品和圖片、視頻，展現了烏拉圭人建設現代、高效、清潔的綠色城市，實現經濟和人文可持續發展的不懈努力，凸顯了其一流的環境與先進的國民教育造就的高品質生活。烏拉圭的GDP在全球排名中上，屬於「小康型」，或半發達國家，人均月收入為一點九二萬比索，相當於二千八百元人民幣，因為消費便宜，國民生活水平相當可觀。

與此極不「協調」的是烏拉圭總統何塞穆希卡的一「寒酸」。現年七十五歲的何塞穆希卡最近公布自己的財產，其名下既無銀行賬戶，也沒有積蓄和債務，全部財產只有一輛一九八七年出品的大眾甲殼蟲汽車，價值一千九百美元。申報個人財產，是當今世界各國高官——包括元首政要都面臨的事情。看來，目前全球最窮的在任總統，非何塞穆希卡莫屬了。

何塞穆希卡夫人盧西亞波波蘭斯基名下有一個小型花卉苗圃，苗圃只有一輛拖拉機和一些種花設備。這位第一夫人說：「我們沒有銀行賬戶或信用卡。」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何塞穆希卡參加游擊隊，曾身中六彈，後被軍政府逮捕，承受十四年牢獄之災。一九八五年烏拉圭恢復民主政治，何塞穆希卡重獲自由。他與妻子盧西亞在自家的苗圃種植花，再拿到市場出售，以此維持生計。一九九五年穆希卡走上政壇，他以生活簡樸、貼近民衆和風趣幽默，甚至很少穿西裝、打領帶，在國民中聲望甚高。

二〇〇九年穆希卡成功當選總統於二〇一〇年三月一日就職，但盧西亞波波蘭斯基拒絕繼承總統府，仍與家人住在自己簡陋的苗圃裡。當上總統後的何塞穆希卡，每月工資一萬一千美元，但他將五分之二的工資捐給自己的政黨，其餘則捐給公共住房項目基金，只給自己留下一千五百美元消費。業餘時間，他以駕駛自家拖拉機在苗圃裡耕作為樂。

烏拉圭雖然是傳統農業國家，但礦產豐富，林業和漁業相當發達，出口油類、電力、肉類、大米、皮革製品、羊毛、魚類、乳製品等，還是南美洲著名旅遊勝地。烏拉圭只有三百五十萬人口，社會福利較高，政府對失業、退休、殘疾、婦孺、工傷、疾病等均提供福利補助，並實行三十年工作、每三百二十〇〇八年度人口發展指數排名中位居世界第四十六位。據二〇〇七年統計，每三點五人擁有一輛汽車，每二點八人擁有一套房，每個人有電話六十五部，每二百二十五人擁有一名醫生。從這個角度看，貴為總統的何塞穆希卡的一身清廉，尤其令人可敬。有這樣一位「窮總統」，烏拉圭的貪腐分子想必很難得逞的。

李嵐清：北京申奧「總導演」

李景賢



李嵐清在上海 (網上圖片)

人與事

兩年前的八月八日，北京奧運會拉開了多彩的帷幕。近兩年來，我常常翻閱桌上數百張私家珍藏的「北京奧運剪報」。一篇篇佳作，一幅幅美圖，把我又帶回到那兩個火紅的夏日：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二十二時十分——奧林匹克把古邦之都北京永遠定格在這一瞬間；二〇〇八年八月八日晚八時正，現代奧林匹克運動，一八九六年在此運動之「父」顧拜旦的帶領下起跑，經過了一百一十二個年頭，終於跑到了一個古老而又年輕的東方國度。飲水思源，「主源頭」應該是海內外億萬炎黃子孫為百年追夢所貢獻出的智慧與艱辛，以及中國國力和國際影響力的不斷增強，當然，兩個北京申奧團隊，特別是其領軍人物李嵐清副總理也功不可沒。

「北京首次申奧雖敗猶榮！」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三日，摩納哥這個不足兩平方公里的「超級袖珍國」，牽動着世界上許許多多人的心。千禧（二〇〇〇）年奧運會的舉辦權究竟鹿死誰手，當晚就會在該國以博彩業聞名於世的蒙特卡羅作出決斷。從當天下午二時起，我與億萬同胞一道，守候在電視機旁，眼睛緊緊地盯緊蒙特卡羅路易二世體育館。三時許，擔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一職剛滿半年的李嵐清，笑容可掬地走向講台。他以中國改革開放新一代領導人的嶄新形象出現在世人面前，代表中國政府用清晰的英語進行北京申奧陳述：

自從執行改革開放政策以來，中國的經濟蓬勃發展，市場繁榮，中國人民從未像今天這樣，過着美好的生活。他們所夢寐以求的穩定、繁榮與和諧，如今都已變成了現實。最後，李副總理代表中國政府鄭重宣布：

- 一、為確保未來奧運會的圓滿成功，中國政府保證在財政上給以全力支持。
二、確保奧運會所有參加者的絕對安全。
三、奧林匹克大家庭的成員將來可以自由進出中國，記者們可以自由進入各奧運場所進行採訪。
李嵐清講話的內容、語句和風格，都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為了使這次申奧陳述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他作出了人們難以想像的努力。這裡只舉一個例子。

記得有一次，時任中國駐法國大使的蔡方柏，在外交部一個大使學習班上，講了一個有趣的細節。在北京首次申奧陳述的頭一天晚上，李副總理在下榻的旅館，突然敲開蔡大使房間的門，要一片催眠效果最佳的安眠藥吃。他解釋道：「為了有充沛的精力作好明天的申奧陳述報告，今晚一定得睡個好覺。」第二天早餐時，他興奮地告訴蔡大使：「昨晚你給我的那片瑞士安眠藥真靈，催眠的速度快，深度睡眠的時間長，一夜睡得很香。今天，我可以精力充沛地做好北京申奧的陳述工作。」

在長達大半天的申奧陳述中，伊斯坦布爾、柏林、曼徹斯特，一個個被「刷」了下去，「決勝」在北京和悉尼之間展開。結果，悉尼以四十五比四十三僅兩票之差勝出。澳大利亞贏了，但贏得並不光彩！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個別國家蓄意用某種政治訴求來干預奧林匹克運動，玷污了神聖的奧林匹克精神。國際奧委會的一位希臘委員說得好：「北京首次申奧雖敗猶榮！」

「歷史老人是不會忘記她的」

二〇〇一年四月十一日至十二日，李嵐清副總理對烏茲別克斯坦進行了友好訪問。當時，我在該國出任大使。訪問期間有空時，李副總理常與我聊天，北京申奧是主要話題。有一次，李副總理說：「在中央，我分管北京申奧工作。三個月過後，我就要在莫斯科代表中國政府，第二次向國際奧委會全體委員作北京申奧陳述。這是繼一九九三年蒙特卡羅北京申奧失利之後，全黨、全國人民交給我的又一份重託！我會盡力的，這次一定要不辱使命。」

我問李副總理：「申奧「決勝」已迫在眉睫，您為何選擇此時出訪多國？」他說：「如果從蒙特卡羅那一次算起，我們已經準備了十多年時間。應該說，夠充分的了，該做的事大體上都已做了。這次出來走走，也許是「大戰」前夕需要一種內心的寧靜吧。」我知道，李副總理以沉穩著稱，險惡之處亦波瀾不驚。我又問，對三個月後的表決結果，國內有何預期，擔不擔心莫斯科會再次成為「蒙特卡羅」？他說：「中央這次是有信心的，而且，我個人的信心還相當足。蒙特卡羅之後，將近八年時間過去了，我們有意放棄了一屆（第二十八屆），集中力量打好第二十九屆這一「仗」。外交部的同志們，在前方和後方都做了大量艱苦、細緻的工作。」

當天上午參觀完塔什干飛機製造廠後，李嵐清副總理在下榻的賓館繼續與我聊北京申奧。我談到北京首次申奧失利時說：「蒙特卡羅那一次，似已勝券在握，但最後卻讓悉尼給拿去了。當時，我在北京看電視實況轉播，那是多麼悲愴的一幕啊！何振梁在現場一聽到薩馬蘭奇說出「悉尼」二字時，似乎一下子蒼老了好多，給人一種「白髮三千丈」的感覺。老人拖着沉重的步子，臉上露出一點兒似笑非笑的樣子，第一個走上前向澳大利亞委員道賀。何振梁這是強忍着多大的悲痛啊！他，所有的中國人，那一刻心裡

都在翻江倒海：輸得真是太冤啦！聽說何振梁的女兒當晚從北京打電話到蒙特卡羅，父女倆天各一方，手執話筒，「相對」無語，痛哭了好久。」接著，我問李副總理八年前在現場這一瞬間的心緒。他答道：「『翻江倒海』——大使這個詞用得真好！百年期盼，卻失之交臂。不過，兩三秒鐘過後，我的內心就恢復了平靜。」他沉思了一會兒，接着說：「大使是搞外交的，外交是國內政策的延續，國際問題變數很多。北京那次申奧失利，說到底，是國與國的根本利益碰撞的結果。不過，請大使相信，機會一定還會有的。中國是人類文明的一大發祥地，歷史老人是不會忘記她的。」

「現在是大搏一回的時候了！」

在賓館與李副總理交談時，對於我國官員三個月後在莫斯科用英語陳述，我表達了自己和使館人員的關切：「七月十三日表決之前，您和我國另外七名申奧官員將要用英語作最後陳述。我與使館的同志們有兩點擔心：一是陳述詞能否擺脫我們一直慣用，但不易為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接受的邏輯思維、語式架構、遣詞造句；二是除您、何振梁和楊調女士外，另外五位陳述者的英語會不會因為講得不够到位，陳述因而得不到應有的效果。」

李副總理說：「大使的擔心也是國內許多人擔心的。八篇陳述詞早就着手寫，改了不知多少遍，至今也還沒有定下來。對每篇陳述詞，都有時長限制，我的一篇，只能講三分鐘。我一直在琢磨，在這稍縱即逝的一百八十個滴答裡，怎樣才能講得通俗易懂，讓人入心入腦，而且一定要有一些實實在在的東西，使國際奧委會的委員們聽後覺得，這一票投給北京可以放心。」

對於用英語作陳述的具體方法，李副總理向我介紹了一個絕竅。他說：「我對奧申委的同志們說過多次，陳述詞英譯本的句子一定要短。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你一句話如果拖得很長，人家一聽就會感到煩。大使可以放心，每位陳述者都會反覆練、反覆背英文稿的。此外，還要多次進行模擬演練，請中央領導同志、奧申委的同志，還有北外、北大的英語教授指點、評說、挑錯。沒有絕對把握，我們是不會上「火線」的。容國團有句名言，叫做：『人生能有幾回搏？！』現在是大搏一回的時候了！」還說：「最後陳述固然重要，但也不必要刻意追求用英語一時難以達到的效果。中華文明、中國人的智慧、社會的進步、中國的國力、改革開放，還有已做的大量工作，這些才是成功之本。我一再勸同志們不必過於緊張。只有放鬆，陳述時才能發揮出最佳水準。這次回國後，還要繼續給大家減減壓。」

為慶功唱一個晚上也不會含糊

談着談着，我把話鋒轉到李副總理的一個「強項」，許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有專業水準的業餘男高音。我問：「北京第二次申奧如能成功，在慶功會上您會不會一展歌喉，來一首『我愛你，中國』？」李副總理說：「別說一首『我愛你，中國』，大使讓我唱整整一個晚上，我也絕不會含糊！」

當晚，在烏茲別克斯坦總理為李嵐清舉行的歡迎國宴上，這位中國領導人聽樂隊演奏完舒伯特的一首美妙曲子後，興致頗高地對我說：「大使上午不是嗎，北京第二次申奧如能成功，在慶功會上我會不會一展歌喉嗎，我現在就先練一練嗓子，唱首洋的，而且難度還頗大的那一首，好熱一熱身，為北京申奧成功討個好彩頭！」他出乎所有來賓的意料，用意大文演唱了那不勒斯民歌《O Sole Mio》（《我的太陽》）。這位業餘男高音儘管一再對大家說「唱低了一個音」，表示抱歉，還是得到了滿堂彩。多少年後，有一次憶及這次國宴的情景時，我忽然感到心有所悟。李嵐清當年之所以選唱這首世界名曲，是要傳遞出一種隱喻：像迎接初升的《我的太陽》那樣，迎接我們的北京奧運來到中華大地上！（上）

聞贈「心藥」有感

茅丁

近聞，深圳某媒體負責人去外地開會，帶回來一些「速效救心丸」，說此藥有護心之功，他本人是運動型心臟，每日服此藥，甚有療效，除分送給職工外，特別照顧退休的老職工中有心臟病方面疾患者，不無一試不管怎麼說，為職工健康著想，推銷良藥，總是件好事。但願心臟功能不佳的患者，能夠投藥立愈。正如這位負責人所言：我們的健康，就是我們的福氣。這件事，倒使我想起一句老話：「心病終須心藥治」。心病有很多種，像這種運動型心臟，或稱其功能性心臟疾患，就不說它，救心丸的療效能真的管用。但有外因誘發性心病，如過度勞累，精神壓力過大，思慮不遂，都可導致心臟出毛病，那就複雜了：諸如此類不一而足。升官發財，愛情糾葛，家庭負擔，工資或職稱待遇：難如上述，不好一概而論。有重，治療也有所區別。林妹妹聽說黛玉定親，病倒數日，慳慳一息，垂危殆盡，「瘦影正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像這樣的心病，連心疾的賈母王夫人也束手無策。但有幾種「心病」，不大好治。

一、「疑心」。一個正當之人，不足而無他求。而有貪心者，是無足怨的，所謂貪無厭也，給他高薪，給了白給，照樣貪污腐敗。東漢彭彭，得寵望蜀，「每一發兵，頭餐為白」，也是貪心所致。最後為蜀兵所殺，心病也至此為終。

二、「福心」。「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禍心者則相反。毒米毒菜毒奶粉……自己不吃，弄一個漂亮的包裝，高價賣給別人，以牟取暴利。《郁離子》記載：西郭子儒、公孫龍龍、涉虛三人喜歡掩飾自己的身份，乘黑夜翻閱鄰居的圍籬。鄰居很反感，便在牆根挖坑以待。這天，子儒又翻籬，掉入了糞坑，他故意不出聲，害得龍龍接應着也掉了下去。龍龍正要叫呼，涉虛不要跳，子儒掩其口，不准他叫喊，於是涉虛在無人警告的情況下也掉入糞坑。子儒一身臭便，笑了笑，說：「我想我們三人誰也不會取笑誰。」劉伯溫評語說：西郭子儒自己受辱，還包藏著害人之心，欺騙自己的朋友，真是沒有良心！

三、「疑心」。除了自己，誰也不相信，「人心叵測，夜夢驚魂」；四面楚歌，顧影自憐。眼神疑懼，杯弓蛇影。

以上三種心病，《鍾馗平鬼》裡有一個病理分析：「大凡人鬼之分，只在方寸之間。方寸正的，鬼可為神，方寸不正的，人即為鬼。」關鍵是心的位置不正，「心不正則眸子眊」，人格也就變態。此類心病，恐怕無藥可醫。人說養心首重寡慾，唯寡慾可以清心，但要慎其前，而非悔其後，病到膏肓，就只有窮途末路了。

另有些人的心病，是客觀原因造成的。如辛辛苦苦打工，討薪反被老闆打罵，是合理合法的工資待遇、職稱待遇，業上的成果得不到應有的承認和肯定……這樣心情就鬱悶，久之結成心病。「餘熱」成了「餘悸」，「餘憂」，連綿不絕，屢屢延宕。晚年退居有抱負，有抗金復國為己任，無奈請纓無效。仕途不順，屢屢受挫，有志難伸。因以「訴衷情」表達自己的心情：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成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雙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淚空流。山，身老滄洲。因為壯志未伸的心病，變先秋，淚空流。這樣的「患者」，如果給他機會，讓他披掛上陣，率兵北上，萬里氣吞如虎，心病也自然好了，遺憾的是，這種「心藥」就鎖在宋孝宗的抽屜裡，沒有給他。

如果這些「患者」，也能受到人們的關懷，為他們找心藥，使他們身心健康，豈不妙哉？事實怎樣呢？應該說，這樣的「救心靈丹」是有的，或許就在某些負責人的囊中，就看他是否有心抖擻施放，像贈送速效救心丸一樣。果如此，則天下歸心也。

